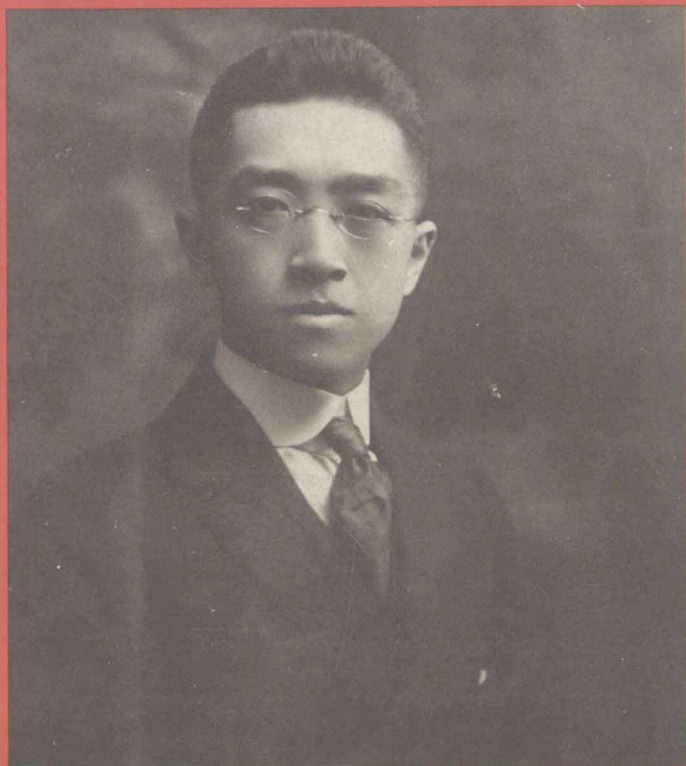


胡適作品集 6

貞操問題

胡適文存 第一集第四卷



胡適



胡適紀念館授權出版
遠流出版公司榮譽印行

胡適作品集 6 貞操問題

胡適文存

第一集第四卷

胡適作品集⑥

貞操問題（胡適文存／第一集・第四卷）

作者／胡適

本書由胡適紀念館授權遠流出版公司印行

發行人／王榮文

出版者／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10714汀州路782號七樓之5

郵撥／0189456-1 電話／392-3707（代表號）

總經理／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10909大理街132號三樓

郵撥／0103854-0 電話／306-6842

法律顧問／

王秀哲律師 嘉義市忠義街178號 電話／(05)227-3193

董安丹律師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42號503室 電話／721-9391

呂榮海律師 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2號10樓2室 電話／394-3393

內文印刷／

優文印刷廠・臺北市汕頭街54巷42弄55號 電話／306-3473

封面印刷／

萬興印刷製版公司・中和市景新街140-4號1樓 電話／249-1836

1986年3月25日 遠流一版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295號

售價100元（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香港出版者／香港遠流出版公司 定價 H.K.\$ 25.

香港灣仔聖佛蘭士街秀華坊23號地下

香港經銷商／有成書業有限公司 電話／5-293283

香港灣仔聖佛蘭士街秀華坊23號地下

藝文圖書公司 電話／3-805705

九龍又一村達之路30號地下後座

胡適讀朱熹的筆記

胡適的「神滅觀」是從朱熹的書讀來的(參見〈四十自述〉)；

四、五十年後，胡適又細讀朱子的材料，留下一百多頁的未刊稿與筆記，現在都收在〈胡適手稿〉的第九集。

朱子語類

論鬼神

底。未消去理會。且就日用切緊處做工夫。子
 曰：「未幾事人，焉知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此說盡了。此便是合理會底。理會得，將向，
 鬼神自有見處。若合理會底不曉會，只管去理
 會沒緊要底，將向，鬼神都沒理會了。(三)

參考黃高剛錄，語類三十一

易卜生的石版畫像

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挪威詩人兼劇作家，現代寫實主義戲劇的奠基者。胡適在民國七年完成「易卜生主義」一文，極力推崇易卜生的人生觀和文學主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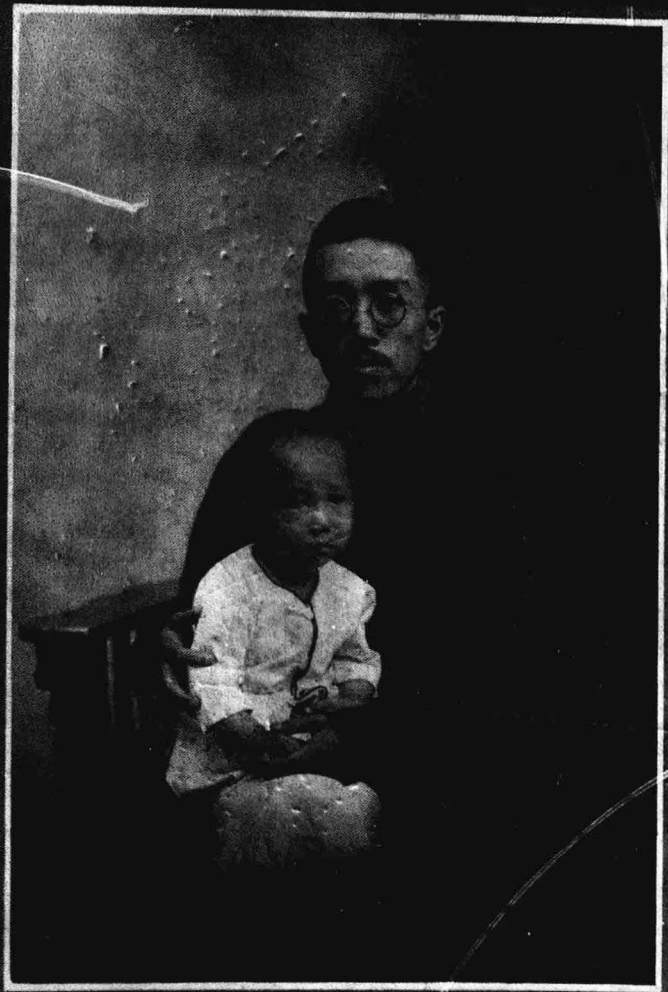
使胡適成為無神論者的司馬光

胡適十一歲的時候，讀到司馬光家訓中的一段話：「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春磨，亦無所施。」從此傾向無神論。十八年後，他撰寫「不朽」一文，說明他的宗教觀。



胡適與小胡適

這是胡適及其長子胡祖望的合照，題獻給約翰·杜威博士及其夫人：題詞中，胡適戲稱他的兒子是「小胡適」(Hu-let)。



遠流版《胡適作品集》出版前言

王榮文

今天重新整理出版胡適之先生的作品，它的意義可能很接近胡先生自己說的「價值重估」(Transvaluation of values)工作；也就是說，在胡先生「恩怨將盡之時」，正是我們可以平心靜氣，就胡適論胡適，「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的時候。

近幾年，有關胡適之先生的研究與出版，又有另一種蓬勃的氣象。例如：唐德剛先生著、譯的《胡適雜憶》《胡適口述自傳》二書，都曾引起廣泛的閱讀興趣；胡頌平先生編寫工程浩大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已經出版了；余英時先生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也開啓了「爲胡適定位」的有意義的討論。即使在海峽對岸，五十年代大陸上舉國批胡的「熱鬧」早已退散了。這幾年，他們重新整理出版《胡適的日記》《胡適書信集》，並編纂《胡適著譯繫年目錄與分類索引》，這些行動，多少都透露了一點不尋常的訊息。

另一方面，胡適之先生的「俗世聲名」正迅速地沉澱，他自己的確是已從「我的朋友胡適之」轉而成爲一個純粹的「歷史命題」。胡先生俗世聲名的消退，卻也有益於「胡適定位」的討

論；新起的研究者，漸漸不是與胡適之先生有生前交誼的一輩。余英時先生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文中就說：「我和適之先生從無一面之雅，因此在情感上也產生不了『譽』或『謗』的傾向。」這大概是新一輩胡適研究者的特質吧。

正是因為胡適之先生已經成爲一個「歷史命題」，「重新看胡適」就變得可能了。

遠流版的《胡適作品集》，實際上就是重新看待胡適之先生的一个起步工作。我們在胡適紀念館的授權之下，先將胡先生的舊作集中整理出版；另一方面，我們也進一步蒐羅胡先生生前的其他著述，並對現有的材料進行分類整理的工作，希望有助於《胡適全集》的早日出版。

《胡適作品集》的新版發行，也對此地青年學子有著「實用的」現代意義。胡先生一生的文字與思想都是「明白曉暢」，他更留下一個爲學態度的最佳模範。他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說：「我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他又說：「我只希望盡我的微薄的力量，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套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即使在今天，這句話不但不嫌過時，還益發顯出它的教育價值。最後，我們對遠流版《胡適作品集》得以印行，特別要感謝胡適紀念館館主任王志維先生的信任與委託，也感謝陳宏正先生的穿針引線與熱心協助。

胡適作品集 6 貞操問題

目錄

遠流版《胡適作品集》出版前言

歸國雜感

一

易卜生主義

九

美國的婦人

二九

貞操問題

四七

論貞操問題

五九

論女子爲強暴所污

六七

「我的兒子」

六九

不朽

七七

不老

八九

我對於喪禮的改革

九五

新生活

一一一

新思潮的意義

一二五

工讀主義試行的觀察

一二五

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

一三一

許怡蓀傳

一四三

李超傳

一五五

吳敬梓傳

一六九

先母行述（一八七三—一九一八）

一七九

寄吳又陵先生書

一八五

朋友與兄弟

一八七

《曹氏顯承堂族譜》序

一八九

《吳虞文錄》序

一九三

《林肯》序

一九七

一個問題

二〇五

終身大事

二一三

歸國雜感

我在美國動身的時候，有許多朋友對我道：「密斯忒胡，你和中國別了七個足年了，這七年之中，中國已經革了三次命，朝代也換了幾個了。真個是一日千里的進步。你回去時，恐怕要不認得那七年前的老大帝國了。」我笑着對他們說道：「列位不用替我擔憂。我們中國正恐怕進步太快，我們留學生回去要不認得他了，所以他走上幾步，又退回幾步。他正在那裏回頭等我們回去認舊相識呢。」

這話並不是戲言，乃是真話。我每每勸人回國時莫存大希望：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我自己回國時，並不會懷什麼大希望。果然船到了橫濱，便聽得張勳復辟的消息。如今在中國已住了四個月了，所見所聞，果然不出我所料。七年沒見面的中國還是七年前的老相識！到上海的時候，有一天，有一位朋友拉我到去大舞台去看戲。我走進去坐了兩點鐘，出來的時候，對我的朋友說道：「這個大舞台真正是中國的一個絕妙的縮本模型。你看這大舞台三個字豈不很新？外面的

房屋豈不是洋房？裏面的座位和戲台上的布景裝潢又豈不是西洋新式？但是做戲的人都不過是趙如泉，沈韻秋，萬籟燈，何家聲，何金壽這些人。沒有一個不是二十年前的舊古董！我十三歲到上海的時候，他們已成了老腳色了。如今又隔了十三年了，卻還是他們在台上撐場面。這十三年造出來的新角色都到那裏去了呢？你再看那台上做的『舉鼎觀畫』。那祖先堂上的布景，豈不很完備？只是那小薛蛟拿了那老頭兒的書信，就此跨馬加鞭，卻忘記了台上布的景是一座祖先堂！又看那齣『四進士』。台上布景，明明有了門了，那宋士杰卻還要做手勢去關那沒有的門！上公堂時，還要跨那沒有的門檻！你看這二十年前的舊古董，在二十世紀的大舞台上做戲；裝上了二十世紀的新布景，卻偏要做那二十年前的舊手腳！這不是一副絕妙的中國現勢圖嗎？」

我在上海住了十二天，在內地住了一個月，在北京住了兩個月，在路上走了二十天，看了兩件大進步的事：第一件是「三砲台」的紙烟，居然行到我們徽州去了；第二件是「撲克」牌居然比麻雀牌還要時髦了。「三砲台」紙烟還不算稀奇，只有那「撲克」牌何以會這樣風行呢？有許多老先生向來學A B C D是很不行的，如今打起「撲克」來，也會說「恩德」「累死」「接客倭彭」了！這些怪不好記的名詞，何以會這樣容易上口呢？他們學這些名詞這樣容易，何以學正經的A B C D又那樣蠢呢？我想這裏面很有可以研究的道理。新思想行不到徽州，恐怕是因為新思想沒有「三砲台」那樣中吃罷？A B C D不容易教，恐怕是因為教的人不得其法罷？

我第一次走過四馬路，就看見了三部教「撲克」的書。我心想「撲克」的書已有這許多了，那別種有用的書，自然更不少了，所以我就花了一天的工夫，專去調查上海的出版界。我是學哲學的，自然先尋哲學的書。不料這幾年來，中國竟可以算得沒有出過一部哲學書。找來找去，找到一部《中國哲學史》，內中王陽明佔了四大頁，「洪範」倒佔了八頁！還說了些「孔子既受天之命」「與天地合德」的話。又看見一部《韓非子精華》，刪去了「五蠹」和「顯學」兩篇，竟成了一部「韓非子糟粕」了。文學書內，只有一部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是很好的。又看見一家書目上有翻譯的蕭士比亞劇本，找來一看，原來把會話體的戲劇，都改作了《聊齋志異》體的敘事古文！又看見一部《婦女文學史》，內中蘇蕙的迴文詩足足佔了六十頁！又看見《飲冰室叢著》內有《墨學微》一書，我是喜歡看看墨家的書的人，自然心中很高興。不料抽出來一看，原來是任公先生十四年前的舊作，不曾改了一個字！此外只有一部《中國外交史》，可算是一部好書，如今居然到了三版了。這件事還可以使使人樂觀。此外那些新出版的小說，看來看去，實在找不出一部可看的小說。有人對我說，如今最風行的是一部《新華春夢記》，這也可想見中國小說界的程度了。

總而言之，上海的出版界，——中國的出版界——這七年來簡直沒有兩三部以上可看的書！不但高等學問的書一部都沒有，就是要找一部輪船上火車上消遣的書，也找不出！（後來我尋來尋

去，只尋得一部吳稚暉先生的《上下古今談》，帶到蕪湖路上去看。）我看了這個怪現狀，真可以放聲大哭。如今的中國人，肚子餓了，還有些施粥的廠把粥給他們吃。只是那些腦子叫餓的人可真沒有東西吃了。難道可以把些《九尾龜》《十尾龜》來充飢嗎？

中文書籍既是如此，我又去調查現在市上最通行的英文書籍。看來看去，都是些什麼蕭士比亞的《威匿思商》《麥克白傳》，阿狄生的《文報選錄》，戈司密的《威克斐牧師》，歐文的《見聞雜記》，……大概都是些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書。內中有幾部十九世紀的書，也不過是歐文，迭更司，司各脫，麥考來幾個人的書，都是和現在歐美的新思潮毫無關係的。怪不得我後來問起一位有名的英文教習，竟連 Bernard Shaw 的名字也不會聽見過，不要說 Tchekoff 和 Andrejev 了。我想這都是現在一班教會學堂出身的英文教習的罪過。這些英文教習，只會用他們先生教過的課本。他們的先生又只會用他們先生的先生教過的課本。所以現在中國學堂所用的英文書籍，大概都是教會先生的太老師或太太老師們教過的課本！怪不得和現在的思想潮流絕無關係了。

有人說，思想是一件事，文學又是一件事，學英文的人何必要讀與現代新思潮有關係的書呢？這話似乎有理，其實不然。我們中國人學英文，和英國美國的小孩子學英文，是兩樣的。我們學西洋文字，不單是要認得幾個洋字，會說幾句洋話，我們的目的在於輸入西洋的學術思想。

所以我以為中國學校教授西洋文字，應該用一種「一箭射雙鵬」的方法，把「思想」和「文字」同時並教。例如教散文，與其用歐文的《見聞雜記》，或阿狄生的《文報選錄》，不如用赫胥黎的《進化雜論》。又如教戲曲，與其教蕭士比亞的《威匿思商》，不如用 Bernard Shaw 的 *Androcles and the Lion*，或是 Galsworthy 的 *Strife* 或 *Justice*。又如教長篇的文字，與其教麥考來的《約翰生行述》，不如教彌爾的《羣己權界論》。……我寫到這裏，忽然想起日本東京丸善書店的英文書目。那書目上，凡是英美兩國一年前出版的新書，大概都有。我把這書目和商務書館與伊文思書館的書目一比較，我幾乎要羞死了。

我回中國所見的怪現狀，最普通的是「時間不值錢」。中國人吃了飯沒有事做，不是打麻雀，便是打「撲克」。有的人走上茶館，泡了一碗茶，便是一天了。有的人拿一只鳥兒到處逛，也是一天了。更可笑的是朋友去看朋友，一坐下便生了根了，再也不肯走。有事商議，或是有話談論，到也罷了。其實並沒有可議的事，可說的話。我有一天在一位朋友處有事，忽然來了兩位客，是□□館的人員。我的朋友走出去會客，我因為事沒有完，便在他房裏等他。我以為這兩位客一定是來商議這□□館中什麼要事的。不料我聽得他們開口道：「□□先生，今回是打津浦火車來的，還是坐輪船來的？」我的朋友說是坐輪船來的。這兩位客接着便說輪船怎樣不便，怎樣遲緩。又從輪船上談到鐵路上，從鐵路上又談到現在中交兩銀行的鈔洋跌價。因此又談到梁